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後集卷三十四

宋 謝維新 撰

臺諫門

諫院

諫議大夫  
正言

司諫

歷代沿革

見百官類首

事類保氏

一掌諫王惡注曰諫省  
以禮義正之周禮地官

箴尹

一楚之官  
亦諫臣也呂

氏春

坐反

齊桓公有三人諫臣五人  
舉過者三十人劉軻上崔相書

諫臣

見上

阜

**囊**

凡章表皆啓封其言密  
事得一一也漢官儀

**青蒲**

元帝寢疾史丹直入卧  
内頓首伏一一流涕言

前本

**白馬**

光武臨朝或有惰容張湛  
輒言一一生復諫矣後張湛傳

**諫官**

漢元帝時辛慶忌上書曰願明主垂寬容之  
聽崇一一諍之一廣忠直之路前辛慶忌傳

**諫臣**

鄭昌宣帝時上疏曰聖主置一一諍之一  
者非以崇高防逸豫之生也前刑法志

**補郡**

宣帝時悉  
出博士諫

大夫一一國守相以蕭望之為平原守望之上疏曰悉  
出諫官以一一吏所以憂其末而忘其本朝無諫官則

不知過前入閤

武帝以汲黯為淮陽守黯曰臣願  
出禁一一拾遺補過前汲黯傳

**軻輪**

蕭望之傳  
中屠剛嘗慕汲黯史鮪之為人光武嘗欲出游  
諫不聽遂以頭一一乘輿一一帝遂為止後本傳

**引裾**  
魏文

帝欲徙翼州十萬戶辛毗諫帝不入閣  
荅而起毗隨而一一其一一三國魏志

唐王珪帝曰朕  
雖不明幸諸公

數相諫諍王珪曰古者天子有爭臣七人諫不用則相繼以死今陛下開聖德收采芻言臣願竭狂瞽佐萬分

一帝乃詔諫官隨中書門叩墀唐敬宗好游畋劉栖楚下及三品官一本傳曰臣以諫為官使陛下

負天下之機請碎首以謝遂以鳴陽鳳唐高宗自韓瑗為一龍一血被面劉栖楚傳褚遂良之死內

外以言為諱高宗造奉天宮李善感始上書立仗馬唐極言之時人喜之謂之鳳鳴朝陽李善感傳

林甫居相蔽欺天子耳目諫官皆持祿養資無敢正言者補闕杜璡再上書斥為下邳令因以語動其餘曰君

獨不見一乎終曰死聲而食三品芻豆一鳴則黜之矣雖欲不鳴得乎由是諫諍路絕矣本傳元素

回天張一諫太宗修洛陽官魏證嘆曰張公論事陽遂有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本傳

城守閣德宗朝裴延齡誣逐陸贄等帝怒甚無敢言一聞曰吾諫官不可令天子殺無罪大臣乃約

拾遺王仲舒等一延英一上疏極論延齡罪愆慨引閣  
義申直贊等累曰不止聞者寒懼城愈廩唐陽城傅閣

中論事

穆宗立數荒昵吐蕃方強鄭覃與崔郾等延對  
曰陛下新即位宜側身勤政而內耽宴嬉外事

游畋帝不憚顧宰相蕭俛曰是皆何人俛曰諫官因詔  
覃曰閣中殊不欺後為我言當見知延英時久無一

人相慶本傳側門論事

大歷十二年詔曰諫官所獻封  
事不限早晚任進狀來所由門

司不得輒有停滯如須一引一亦  
隨狀面奏即便令引對代宗實錄

燕游必在

唐太宗  
時王珪

魏證為諫官文皇雖一寢食之間王魏一其所猶  
以為視聽之未廣也因命三品以上入議軍國大事必

遣諫官一人隨入以  
參驗之唐賢良策

辭議罕聞

唐詔百官言事曰朕曰  
有所念直一謹一時或

懷於此耿耿良深唐人安在眷  
不可一二憲宗元和二年  
謂幸臣曰朕見

丈皇行事少有過差諫臣論諍往復數見况朕之寡昧  
今後事或未當卿等事當一論一論一而止實錄

俄去五六

唐憲宗問李絳曰比諫官多朋黨論奏不實  
皆陷謗訕欲黜其尤者若何絳曰人臣進言

豈易哉如欲陳十事一而一及時以聞而削其半  
故上達者纔一二今乃欲譴訶之使直言箝口非社稷

利也疏凡十九 國朝范忠文公鎮字景仁仁宗未有繼  
嗣嘉祐初得疾中外危恐公獨奮曰天

下事尚有大於此者乎即上論至四五 劉元城安世  
章一上鬢髮為白言行錄

言路正色立朝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每以辨是非邪正  
為先進君子退小人為急其面折廷爭至雷霆之怒赫

然則執簡却立伺天威少霽復前極論一時奏對且前  
且却者或至四五殿廷觀者皆汗縮竦聽退則咨嗟嘆

服至以俚語目之 豈可謗時 田錫字表聖嘗曰吾立朝  
曰殿上虎同上 以來封章五十二奏皆諫

臣任職之常事也一藏副示後一務存大體陳忠肅公

公在言路知無不言然議論持平一綴兩省班熙寧

八年同知諫院范百祿言今脩起居注直舍人院則一

意詔令一職官分紀一賜五品服歐陽文忠公脩慶曆增諫員

丞知諫院一規諫諷諭左右諫議大夫各一人從四

左右正言各一人從七品同掌規諫諷諭凡朝廷有關

從容論議治平元年同知諫院呂誨奏先帝朝諫官奏

外分號為四諫慶歷厭天下久敝而選用歐陽脩余親

紀靖蔡襄王素為諫官長編

除三諫

慶歷中除歐陽脩余靖王素為諫官蔡君謨以詩賀之曰御筆

昔時流落丹心在自古忠賢得路難好竭謀猷居帝右直頒風采動朝端世間萬事皆塵土留取功名久遠看

三人以其詩薦除為諫官言行錄

言兵民計

范鎮知諫院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

相知故財已匱而樞密益兵無窮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請使中書樞密通知財利大與三司取制

國用東都事畧

為朋黨論

初范公貶饒州朋黨之論起歐公以進改右正言知制誥仍知

諫院言行錄

上禦戎十策

王禹偁為諫官澶水記聞

置言官一簿

范宗尹因奏事言趙鼎由司諫遷殿中非故事上曰朕除言官即置一簿致其所言多寡此祖宗舊制外廷不

之知也鼎所言四十事已行三十六事長編

言君子小人

范忠宣公純仁為諫官前後屢上



以休兵省事節用富民進一也一愛人材中公論為急崇聚斂事苛刻親讒佞任偏聽為戒其於君子小

人之際尤反復激切無所諱避言行錄斥大臣權倖包孝肅公拯字希仁知諫院數論

疏請置坐右以為鑑別條七事多見采納言天下大

計吳文肅公奎字長文初仁宗春秋高而皇嗣未立公自為諫官即為上願早有所繫後因奏

再拜賀因復進勸已而皇子遂定請日蝕罷宴富公弼知

使諫院康定元年正月旦公請一執政不可後安用

如此諫官慶歷中余靖歐陽修王素蔡襄為諫官力引石介范仲淹曰石介剛正天下所聞然性亦

好異使為諫官必以難行之事責人君以必行少拂其意則引裾折檻叩頭流血無所不為主上雖富有春秋

然無失德朝廷政事亦自修  
舉————也長編

詩集賜牋

榮班聯錦繡  
賦——藤元賴

補袞

——諫官能用  
儒吾道益山谷

諫議大夫

歷代沿革

秦置諫大夫掌論議多至數十人漢武帝  
元狩中更置後漢增為諫議大夫後漢書

曰來歙父

仲哀帝時為諫議大夫

誤矣隋亦曰諫議

大夫置七人屬門下省煬帝廢唐武德中復置龍朔

二年改為正諫大夫後又置諫議大夫開元以來廢  
正諫大夫復諫議大夫正元四年分為左右右隸門

下右隸中書元和元年勅左諫議大夫宜去左字其  
右諫議大夫四員並停續通典國朝承五代之弊官

失其守官職差遣纔以定俸入而不親職諫議大夫  
司諫正言皆須別降勅許赴諫院供職者方為諫官

王彥輔塵史亦有領他職而不與諫諍其由它官領者帶諫院以兩省官充掌供奉諫諍凡朝廷闕失大則廷議小則上封兩朝志真宗天禧元年詔兩省置官六員不兼職務三年以李虛已為諫議大夫充職其後員闕不補天聖初上封者以為言詔以孔延魯劉隨並為右正言而諫大夫兼他職猶故也長編明道元年陳執中為諫官屢請置院於是以前下者為諫院徙舊省於左掖之西置諫院自此始塵史慶歷四年詔自今除諫官毋得用見在輔臣所薦之人元豐正名左右諫議大夫為諫垣之長專言責焉職畧左隸門下右隸中書同掌規諫諷諭凡朝政闕失大臣至百官任非其人三者至百司事有失當皆得諫正四朝志靖康元年詔臺諫天子耳目之官宰執不當薦舉當出親擢立為定制續會要中興之初因舊制設左右諫議大夫司諫正言屬門下中書後省建炎二年詔諫議大夫下隸兩省別置局於後省之

則許與兩省官相見議則以登聞檢鼓院專隸焉中  
興會要紹興元年詔中書門下兩省併為中書二年

詔中書門下後省諫院官吏並依  
舊赴三省內元置局處供職同上

**事類宿德**

漢武帝因集置諫大夫皆名儒一一為之初學記

**軼才**

前漢王褒字子淵益州刺

史王褒奏褒有一一乃徵褒既至詔褒  
為聖主得賢臣頌擢為諫大夫本傳

**名儒**

鮑宣字子都好學明

經哀帝初徵為諫大夫每居位常上書諫爭其言少文  
多質時丁傅用事董賢貴幸宣上書曰臣道迫大義官

以諫為職不敢不竭愚上  
以宣一一優容之前本傳

**潔行**

貢禹以明經一一者聞元帝名為諫大夫虛已

問以政事  
前本傳

**著郎**

前漢兩龔皆楚人勝字君賓舍字君倩二人相並一名一故世云楚兩龔少皆

好學明經何哉薦勝徵為諫大夫引見勝薦龔舍及寧  
壽侯加有詔皆徵勝曰切見國家徵醫巫尚為駕徵賢

者宜駕上曰大夫乘私車來邪勝曰唯有詔  
為駕龔舍候加至皆為諫大夫兩龔鮑宣傳守節

王章  
遭諫

大夫在朝廷名敢直言後為王鳳陷死贊曰  
王章剛直——不量輕重以陷刑法前本傳忠直

蓋寬  
饒對

策高第遷諫大夫數上疏諫後奏封事上以寬饒怨謗  
下其書諫議大夫鄭昌恐傷寬饒——憂國上書訟寬

饒罪曰臣以諫迂闊王吉少好學明經宣帝徵為諫大

為名不敢不言迂闊夫時帝修武帝故事許史王氏貴

或吉上疏曰願言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毆一世之  
民躋之仁壽之域上以其言——不甚寵異之也言

任子王吉為諫大夫又——舜湯不任三公九卿而舉臯

陶伊尹今俗吏得——弟無益於民上以為迂闊

吉遂謝諫立后劉輔上書言得失名見上美其材言制

病免擢諫大夫——成帝——趙婕妤為——言制

度

龔勝為諫大夫數上書——百姓貧史不良風俗薄言

——太倉刑太深賦斂太重宜以儉約為先並本傳言

災異

劉向本名更生以行修飾擢為諫大夫元帝即位與蕭望之等同心輔政乃上封事臣幸得以骨肉

備九卿竊見災異並起念忠臣雖在

當聖心

辛慶忌上書曰劉公

前以縣令見今為諫大夫此其言必有卓絕切至

數忠言

後漢王良字仲子拜

諫議大夫一有以禮進止朝廷敬之後本傳

言官官

陳陶拜諫議大夫靈帝時上疏

臣恨不列稷契伊周之徒而與比干龍逢為儔袁焜漢書

諫夷樂

陳禪入拜一議大夫時西南一獻

及幻人明年元會作之於庭安帝與羣臣共觀大奇之禪獨舉手大言曰夾谷之會齋作侏儒之樂仲尼誅之

帝王之庭不宜陳夷狄之技後本傳

清謹高亮

梁商曰周舉一書周舉任諫議大夫續漢書周舉

傳公直蹇正

後漢韋彪字孟達上議曰諫議之職應用一之士通才一有補益於朝者本傳

李法無改

徵為諫議大夫正言直辭一於舊後本傳

王登喜得

後漢張普惠為諫議大夫任城一調普為

供奉官

元和六年御史中丞竇易直奏諫議大夫至拾遺御史中丞至殿中侍御史並一一續道

典創諫院印

大歷十二年諫議大夫薛之望奏諫官所上封章皆樞密每進一封即頒門下中書

兩省印署文牒每有封奏人且先知請別賜一一庶免漏泄至太和九年始創諫院印以院之印為文同上

諫官入閣

唐珪一為諫議大夫嘗進曰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諫不用則相繼以死今陛下開聖德

收采芻言臣願竭狂瞽佐萬分一帝可乃詔諫官隨中書門下及三品一一珪推臣納善每存規益帝益任之

職諫議知匭

唐武后垂拱中置匭四區列朝堂東方青匭銘名延恩南方丹匭銘曰招諫西方素

函銘曰中寬北方玄函銘曰通玄以諫議大夫補關拾遺等一人充使一一事每日所有投書至暮則進官志

仗下與言

唐宋璟神龍初為吏部侍郎中宗嘉其直令兼諫議大夫內供奉一得一得失本傳

閣中抗論

唐鄭覃為諫議大夫穆宗不恤政事喜遊覃宴與同我廷奏諫入帝初不悅顧宰相蕭俛

曰此時久無一奏事覃等一一人皆相賀本傳

有諫臣體

唐孔鄭元和初改諫議大夫侃然忠

政四條帝意嘉納同上

有諍臣風

唐文宗嘗於便殿召柳公權論事切

直忤旨周輝為之惴慄公權詞氣益堅上徐謂之曰朕知舍人不合却作諫議以卿論事一一之一今擢卿

諫議大夫

李真諫官

景伯景龍中為諫議大夫中宗宴侍臣酒酣各命為回波詞或以諂

言媚上或要巧諂寵至一景伯獨為箴規語以諷帝不悅中書令蕭至中曰一一也本傳

蕭真諫



議

死一鈞永徽中為諫議大夫爭盜庫財死罪曰囚罪誠死恐天下聞謂陛下重貨輕法任喜怒殺人帝曰

也

遂良鯁亮

褚遂良為諫議大夫太宗曰有學術竭誠親於朕

儒衡勁

正

唐武一諫議大夫事一以戶部侍郎有風節

讜言直氣

唐呂元膺字景大遷

諫議大夫規駁諫議大舉其職出為刺史中謝上問時政得失元膺論奏詞氣激切上嘉之翌日謂宰相曰呂

景大有留左右使言得失直氣敢言高適字達夫明皇在蜀

權臣側目剴切當心魏鄭公徵字元成太宗時拜諫議大夫曰益親或引至卧內訪天下

事公亦自以不世遇乃展盡底蘊無所隱諫諍為心魏

為諫議大夫與王琰同輔政王琰曰以守門極論城

一耻君不及堯舜臣不如證王珪傳

字元城元宗初隱中條山德宗召拜諫議大夫初城未起縉紳想其風采既興草茅處諫官天子益憚之及受

命它諫官論事紛紛帝厭苦而城居位八年人不能窺其際及裴延齡誣陸贄等帝怒甚城始一延英一上疏

一慷慨引意由直贄等累日不止聞者寒懼城愈勵然帝意不已欲遂相延齡城顯語曰延齡為相吾當取

白麻壞之哭於庭不相叩閣苦諍崔元亮清慎介特大和四年改諫議大夫

朝廷推為宿望鄭注構宋申錫元亮率諫官一延英一

一一反復數百言文宗未諭元亮置笏在陛復言帝悟衆服而不撓八十四通殷侑為諫議大夫論朝廷得失前後凡一一一以語切出為桂管觀察

使三百餘奏魏徵初事隱太子見秦王功高陰勸太子及敗王以責徵對曰太子早從徵言不至

今日王器其直即位拜諫議蘇世長高祖拜大夫徵乃展盡凡一一一諫披香殿一議大夫侍宴

直豈不知是朕作對曰瑤臺瓊室非創業所為帝咨重  
其言從獵涇陽大獲禽獸帝謂朝臣曰今日樂乎世長  
進曰陛下游獵不滿十旬未謂大樂帝曰狂態復發耶  
對曰臣私計則狂  
**諫望仙臺**  
夫武帝延方士築望仙臺

累諫諄初帝遣中  
**駟哄里道**  
崔儼為諫議大夫其群從  
人愧謝並本傳

寇蓋一相望于道每歲時宴于  
家以一榻置笏猶重積其上分縮  
**烏集戟架**  
柳仲郢為

後每遷必一升平第庭水  
一皆滿五日乃散唐本傳  
**骨鯁正直**  
予欲左右前後

交戒傲予之關分左右以備箴諫思見大德  
者文議論通古今喟然動上心所以贈其直而厚其祿

也六帖鄭  
**蹇諤老成**  
諫議大夫大臣之任故其秩峻其  
朗大夫制  
任重則若敬其言而用其道况

之地宜有一人之人秩不優崇則難用者德其諫議大夫望依隋氏舊制昇為從四品分為左右以備兩省四品之闕後與丞郎出入選用以重其器六帖贊皇一品制月請諫紙白居易與元稹書曰僕為

諫官詩曰月慚諫紙二百張長日赴內朝國慶集注唐肅宗制兩省官十月一上封

慶歷三年田况言諫諍之臣不得日奉朝請臣在諫院每聞一事皆諸處采問比及論列或至後時今若令諫

官日奉朝請則可以日聞朝廷景德三年詔為耳目官曰左右諫議

大夫司諫正言咸預軒景祐四年姚仲孫言居諫官首諫議大夫

並手詔褒獎舊錫天資骨鯁宋白舉直言極諫公對

之上拜御史知雜事遷諫議大夫真宗見制詞道意之色必莊嚴嘗自謂曰此朕之汲黯也事畧

蕭正肅公燧字照鄰遷右諫議入謝孝宗曰卿議論鯁切不求名譽糾正姦邪不恤仇怨故一謂善不近名

仁必有勇一上入閣不許王安石在臺閣侍從時每為仁言唐太宗令諫官隨宰相

一最切於治道後世所當遵行也及入司政事而孫莘老李公擇在諫職三人者熟荆公此論矣遂列奏請

舉行荆公一曰是又益兩直舍仍舊元祐元年王岩叟言近降旨兩

省諫官出入各異戶勿與給事中中書舍人通實欲限隔諫官不使在政事之地恐知本末數論列爾尋詔諫

官一四朝志戲語帶墜諫議班在知制誥上若帶待制則在知制誥下從職也一曰

筆謂曰斗坡先公嘗言故左省崔坡頌事于宗諤因問坡義答曰唐諫議大夫雖在給舍之上時

諫議歲滿方遷給事自給事遷舍人時有自郎署拜諫議者驟立在給舍上朝中一鏡君一亦須斗下

坡朱蓋言其却為給舍序班在  
下也後遂為故事李氏談錄  
論前相作詩梁燾復為左諫議大

夫前宰相蔡確作詩怨謗燾與劉  
安世等交攻之寃確新州事畧  
論秀守市燈陳良翰除諫議

秀守遣吏市燈公論輟之  
人聞之皆懼而畏言行錄  
率臺諫論后廢孔道輔字原魯為右諫議

大夫上廢郭后道輔與范仲淹  
手附門不為奏道輔等欲自宣  
右門入監官宦者闔扉

拒之孔手附門銅鑲大呼曰皇  
被廢柰何不與我曹入諫同上  
率同列論后服梁燾字况

之遷右諫議大夫有請宣仁后  
者燾一一諫引薛奎一章獻明  
肅皇一不當以王

見太廟事宣不歷郎中而為  
仁欣納事畧近世鄭文肅劉丞相張尚書方平王宣徽拱辰滕侍

讀甫呂給事惠卿鄧中丞潤又  
一貪外任便一諫議大夫春明  
退朝錄一不用輔臣所

薦

慶歷四年詔諫議大夫一寶錄

韓愈爭臣論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

得見任一一一寶錄  
可以為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聞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為諫議大夫夫人皆以為榮陽子不色喜居於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恒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惡得為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則曰三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不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尤之不終無也今陽子在位不為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不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為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

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  
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  
則去今陽子以為得其言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  
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為祿仕乎古之人  
有云仕不為貧而有時乎為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  
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而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  
為委吏矣嘗為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  
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祿不為卑且貧  
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  
惡訕上者惡為人臣昭其君之過而以為名者故雖諫  
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  
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  
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滋  
所謂惑者矣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  
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  
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為名誠宜有之



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東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啓之也或曰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求於聞用也閱其時之不平人之不又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佚之為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稽於賢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憫人窮也惡得自暇逸

乎哉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訐以為直者若  
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於德而費於辭乎好盡言  
以昭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吾子其亦聞乎  
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  
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為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  
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善人  
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為  
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為善人乎哉

韓文 柳子厚遺愛碣

四年五月皇帝以銀印赤紱印隱所起陽公為諫議大夫後七年廷諍懇

至累日不解帝尤嘉異遷為國子司業旌直優賢道光  
師儒又四年九月已巳出拜道州刺史太學生魯郡李  
儻廬江何蕃等百六十人投業奔走稽首闕下叫閭籲  
天願乞復舊朝廷重更其事如已巳詔翌日會徒比嚮如  
初行至延喜門公使追奪其章遮道願罷遂不果獻生  
徒噉噉顧眄徘徊昔公之來仁風扇揚暴傲革面柔輒

有立聽聞嘉言樂甚鍾鼓瞻仰德宇高逾嵩岱及公當職施政示人準程良士勇善爲夫去帥情者益勤誕者益恭沉酗腆酒斥逐郊遂違親三歲罷退鄉黨今未及下乞歸就養者二十餘人禮順克彰孝悌以興則又講貫經籍俾達與義簡習孝秀俾極儒業冠履裳衣由公而嚴進退揖遜由公而儀公征甚遐吾黨誰師遂相與咨度署吏布告諸儒願立貞珉俾高狀明乃訪于學古之士紀公名字垂憲于後公名城字亢宗家于北平隱于條山惟公端粹冲和高嶷懿醇道德仁明孝愛友悌薰蕕里闕布聞天下守節貞固患難不能遷其心始往坦厚榮位不足動其神為司諫義震于周行為師業愛加于生徒宜乎立石俾後是憲其辭曰惟茲陽公履道葆醇爰初隱聲覆篋基仁德充而形乃作諫臣抗志勵義直道事陳帝求師儒式我成均開朗蒙滯宣明德教太和潛布玄機密照群生聞禮後學知孝進退作則動言是劾匪公之軌人用奚蹈麤厲貪凌待公順之欺偽譎

詐待公信之少年申申咸適其宜擬楚廢弛尊嚴而威  
公褒其良伴升于堂瘠者既肥榮如袞衣公弁不用微  
咎內訟既訟於內猶公之誨匪仁孰親匪德孰尊今公  
于征孰表儒門生徒上言稽首帝閭謂天蓋高曾莫我  
聞青衿涕濡填街盈衢遠送于南望慕跼踟立  
石書德用揚懿則嗚呼斯文遺愛罔極柳文

### 詩集正直

諫省新登一巨萬方驚喜捧絲綸誠知天子明如日肯放淮南高臥人劉禹錫寄李賈

二大諫拜命

### 德望

盛世千齡合宗工四海瞻云云一完圭角儀形狀陞廉王荆公送宋諫議

### 司諫

### 歷代沿革

唐武后垂拱中置左右補闕左右拾遺二官以掌供奉諷諫開元以來尤為清選左

屬門下右屬中書通典國朝端拱元年改左右補闕為左右司諫左右拾遺為左右正言是時太宗欲令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四

諫官修職故詔改其官詔曰補闕拾遺位居諫省榮  
踐清華之列是為獻納之司朝廷之得失須論刑政  
之煩苛必舉宜更舊號特立新名後亦有兼它官不  
供諫職者真宗天禧元年詔兩省置諫官不兼職用  
劉焜魯宗道為左右正言三年劉兼判三司勾院蓋  
執政僭所畏忌故優與職任而罷之天聖中上封者  
以為言用是用孔廷魯劉隨並為左正言長編元豐  
肇新官制左右司諫各一人正七品左右正言各一  
人從七品同掌規諫諷諭凡朝廷有關失大事則廷  
諍小事則論奏續會要分隸兩省中興之初詔不隸  
兩省紹興二年復中興會要淳熙十五年兵部侍郎  
林栗奏言諫諍之官尚有闕員居其位者往二分行  
御史之職至於箴規闕失寂無聞焉願依唐制置拾  
遺補闕左右各一員不任糾彈之職孝宗從之以許  
深父薛象先充其職班置在監察  
御史之上光宗復立省朝野雖記

事類侍臣

舒元褒疏遺補官秩雖卑乃陛下也續道典

直臣

鄭餘慶子幹為右補闕獻

疏切直餘慶入朝憲宗問曰卿之令子諫司請罷置補

闕拾遺德宗雖不從亦不以授人清選左右補闕開元

故伏閣韋溫為補闕時宋中錫被誣溫昌言曰丞相操

時之雷霆而致聖君賢相蒙怙惡之當官崔沔薦為左

名邪因率同列一切爭之唐本傳獨孤郁遷司諫吐突承瓘

進止承如也則號稱職討王承宗郁執不可擬議

正言不可得而黜號稱職獨孤郁遷司諫吐突承瓘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合歷事類備要後集

十五

除左補闕鯁亮名唐崔邠遷補闕上疏論裴延鐵補闕

以左補闕鯁亮名唐崔邠遷補闕上疏論裴延鐵補闕

唐乾寧中楊貽德

號一 | 一 | 道典

內供奉  
唐韋渠牟遷右補闕 | 一 | 一 |  
僚列初輕之上在延英既對

宰相多使中貴人召渠牟  
於官次同輩始注曰矣

扈乘輿

左右補闕學供奉規  
諷 | 一 | 從 | 一 | 唐六典

載連車

武后時官職濫有無名子作詩曰  
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通鑑

更疏論執

唐

植與鄭單同時為補闕皆賢宰相後每朝廷  
有闕失兩人者 | 一 | 一 | 一 | 舉望蔚然本傳

更進諷諫

韋顛字周仁歷補闕與李正  
辭李約 | 一 | 一 | 一 | 數移大事

諫疏激切  
唐文宗以魏謩  
遷司諫嘗言於

宰相曰太宗得謩參俾闕失弼成聖政我今得謩於疑  
似之間必能極諫庶幾處於無過之地命於狀內備述

一 | 一 | 一 | 一 | 詔中  
書為之辭也

諫書鯁亮

盧景亮遷右補闕朱泚反勸  
德宗曰罪已不至則感人不

深帝然之志意率然與穆質同  
在 | 一 | 諍地 | 一 | 數上 | 一 | 無所回

嘉其切直

唐辛替否遷  
司諫諫復斜

封官上 一 推其靖密

韋處厚遷左司諫李絳請諫言帝王以納諫為聖拒諫為昏今不聞

進規納忠何以知天下事帝曰韋處厚路隋數上疏其言忠切顧卿未知爾由是中外 一 一 一 並本傳 德

輿為助

推 一 載之正元中為左司諫章奏不絕 詆排奸幸與陽城 一 韓愈為墓碑

歸登寄

名

裴延齡得幸德宗欲以為相補關熊執易疏論之疏成示僚友薛 一 慘然曰願 一 雷霆之下君難獨

當歸職酬無愧

唐獨狐郁李正辭嚴休復自拾遺遷補闕參謝之際宰相裴均廷語之曰獨狐

與李補闕皆孜孜獻納今之遷 一 可謂 一 勞 一 矣嚴補闕官業或異於斯時者進擬不無擬緩休復悚恚而

退分紀

職奚用衆

牛叢字表齡遷司諫數言事會宰相請廣諫員宣宗曰諫臣惟能舉 一 為可 一

朕聞所未聞三人足矣同上

諫治金丹

裴濟憲宗朝遷左補闕帝今方



士治金丹服之顯躁論壞紀綱敬宗政事日僻補闕

上疏諫帝怒賤江陵令論壞紀綱舒元良李漢入閣

奏比除拜不由宰司進擬恐帝厲語曰更實難

論何事元褒曰宮中興作太甚帝色變薛庭老傳

其人朕聞職有闕仲山甫補之蓋所以節宣天子之嗜

耳目凡在茲選不負所職國朝韓魏公為右

元樞楊汝士授右補闕勅不負所職司諫王沂公見公

論事切直有本末喜謂公曰比年臺諫官多畏避為自

安計不則激發近名如君固一諫官宜如此言

行出自宸選明道中執政除其親舊二人為正言司諫

大臣自除則大臣過失無敢不受上旨嘗論諫上不從

言者執政皇恐仁宗正史不受上旨嘗論諫上不從

因曰卿何不言蔡襄公對曰若襄有罪陛下何不自朝

廷意正典刑安用臣等言上曰欲使臺諫言其罪以公

議出之公曰若付公議臣一見其罪臣身諫諍有體公

為諫官使臣一言事臣不敢言行錄望除遷左司諫公望一君臣一體江公望居司諫言

首也左右大臣股肱也諫官御史耳目也股肱不力則百事隳耳目不明則四方塞一體病則元首為之不康

是職也曷可輕付哉言行錄**法筵龍象**崇政殿說書呂希哲除右司

英戲希哲曰一一當觀第一義希哲笑而不言退謂祖禹言若辭不獲當以楊畏為首時畏在言路而頗

險為子瞻所厚**座右龜鑑**包拯為司諫列上唐魏證三故希哲及之疏請致一一以為一一別條

七事多見采**賞一隱逸**國朝咸平中南山處士种放對納並同上便殿尋授二司諫真宗曰一一

天下會要**載新名自**淳化中左司諫張觀上章言拾遺補闕武后所置相循授任二百餘

年方自聖朝一所言四十事趙鼎除殿中范宗尹言於上曰故事

言責之與古无此同上先自司諫除殿中者乃進侍御史上謂宗尹曰鼎在言

路極舉職一已施行三十六蓋祖宗初除言官即置簿載其所言事考其多少當否已行者即朱銷其下外廷不知也中興繫年錄存藁七十餘

蘇魏國忠獻王琦為諫官三年所一諫一欲斂而焚之以效古人謹密之義然恐无以見人主從諫之美乃集

一諫主於理勝而以至誠將之言行錄疏要機大體

田錫既得諫官師上一獻軍國一陳知人安民王觀推右司諫

一者一朝廷一者四東都事畧陳忠肅公瓊為司諫先是因

首一之術同上一攻蔡京無君會朝見蔡京視日久而不瞬

語人曰京之精神如此他日必貴然矜其稟賦敢敵太陽吾恐此人必无君自肆尋居諫省遂攻其惡京聞因

所親以白解瓊荅之曰杜詩所謂射人先射馬  
擒賊先擒王不得已也遂攻之愈力言行錄 劾親王

造錦

豐稷為左司諫楊王瀨荆王頤令成都承受官者  
造錦衣稷即奏劾監察御史趙機同時進對退謂

稷曰聞使君言使機汗流浹背給事中趙  
君錫曰諫官如此天下必太平也長編 疏執政八章

王岩叟元祐元年迁左司諫一日並命執政其間有不  
協士望者公方權給事中即繳奏并以諫職上疏既而

命下遂不由門一省以出公復上疏云命令  
斜出无損紀綱凡八上章命竟寢言行錄 言外臺二

人蕭正肅公燧拜左司諫首一辨邪正然後可為治上  
以一一耳目多不稱職公疏一一乃大瑞甘昇都承

旨王抃所主上 員外郎遷職 元祐六年二月中書舍人  
即罷之同上 鄭雍言左司諫揚康國除

吏部一一按故事臺諫官言事稱職者不次進擢其  
次亦叙一美一或謬妄不職則明示降黜今康國除員

外郎謂以稱職而遷則員外郎在司諫之下以  
妄言而黜則未見降黜之因詔改郎中會要

知制誥

寵言

韓公獻為左司諫朝廷欲以  
公曰諫行足矣因取美官非本意也言行錄

右

省職在諷議

真爾

早行吳安論右司諫制

歐陽上范司諫書

月日具官謹齋沐拜書司諫學士執事前月中得進奏  
吏報云自陳州召至闕拜司諫即欲為一書以資多事  
倉卒未能也司諫七品官爾於執事得之不為喜而獨  
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  
係焉今世之官自九卿百執事外至一郡縣吏非無貴  
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其封郡逾其境雖賢守  
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  
卿不得理光祿以其有司也若天下之得失生民之利  
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可行  
之諫官可言之爾故士學古懷道者任之時不得為宰

相必為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係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於有司諫官之失職也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子之譏著之簡冊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懼也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不重邪非材且賢者不能為也近執事始被召於陳州洛之大夫相與語曰我職范君知其材也其來不為御史必為諫官及命下果然則又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賢也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直辭正色面爭庭論者非他人必范君也拜命以來翹首企足跚乎有聞而卒未也竊惑之豈洛之士大夫能料於前而不能料於後也將執事有待

而為也昔韓退之作諫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而然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譏脩獨以不然當退之作論時城為諫議大夫五五年後又二年始度諫陸贄及溫裴延齡作相欲裂其麻纒兩事耳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將強臣羅列天下又多情忌進任小人於此之事豈無一事可言而須七年邪當時之事豈無急於沮延齡論陸贄兩事也謂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為諫官七年適遇延齡陸贄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向使至五年六年而逆遷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今之居官者率三歲而一遷或一二歲甚者半歲而遷也此又非可以待乎七年也今天子躬親庶政化理清明雖為無事然自十里詔執事而拜是官者豈不欲聞正議而樂讜言乎然今未聞有所言說使天下知朝廷者正士而彰吾君有納諫之明也夫布衣韋帶之士窮居草茅坐誦書史常恨不見用及用也又曰彼非我職不敢言或

曰我位猶卑不得言得言矣又曰我有待是終無一人  
言也可不惜哉伏惟執事思天子所以見用之意懼君  
子百世之譏一陳昌言以塞重望  
且解洛之士大夫之感則幸甚

詩集獻納

一開東觀君王問長卿  
一馬老能行杜甫贈陳三補闕  
一鵬寒始

獻替

樂禮

中朝貴文章大雅存江湖多旅逸  
一欲誰論韓退之送李補闕

清切禁

雙馬歸城關  
雙鳧去海門

遠從一上再  
沐聖朝恩同上

翠華殿

吾君英睿相君賢其那寰區未  
晏然明日一春一下不知何

語可  
闕天

正言

歷代沿革

見司諫門



事類入閣

唐王仲舒拜左拾遺德宗相裴延齡與陽城  
交章言不可後一帝顧曰是豈王仲舒耶

本叩墀

唐劉栢楚為拾遺敬宗改游坐朝晚  
栢楚出班以額一龍一苦諫同上

立緊

拾遺

以其行立在此省之次庶可替否也評事出緊云云赤  
尉坐緊云云入仕之路歷是三官者時輩共以為榮也

雜記把麻

唐通事舍人宣語多不知書至宣讀輒失句  
度故用拾遺團句低聲以助之謂之一六

典行直

李邕少知名長安內史李嶠等薦邕詞高  
一堪為諫諍之官名拜右拾遺本傳

性銳

元和元年元稹為左拾遺積一鋒一見事風生  
既居諫垣不欲碌碌自滯事無不言續通典

志健

唐

者一而望高急於立名謁裴度願以一節掉舌下王  
承宗乃以左拾遺往承宗獻德隸二州以二子入質真

推拾遺由是聲

釋楊拜

張鎬有大志好王伯大畧楊國  
忠聞鎬才薦之一一左拾遺

元宗西狩徒步扈從  
遣詣肅宗所數論事  
**文章薦**李泐刻意于學隱廬山更從少室元和初李異韋况

以右拾遺召**對策遷**白居易敏晤絕人工文章元和**忠**

**賢人**唐左拾遺張方回每朝政有失便抗疏論精神昂然進不懼死明皇嘗曰張方回也通典

**供奉官**元稹為拾遺上疏論諫職曰凡今之人以上封進見為安動拾遺補闕為冗員以此稱

與王珪魏徵為等列臣**王者師**蕭嵩為左拾遺表薦張雖至愚能不自愧同上**鐫**鐫曰如鐫者用之則為

擢鐫拾遺不用則幽谷一吏爾元宗**立陸大言**唐宗璟劾張昌宗等

反狀武后不應李邕為拾遺殿下大言曰璟**守閣極**

**論**王仲舒為拾遺德宗信裴延齡逐陸贄仲舒與楊城等一延英一一延齡姦邪不可相本傳**才清**

格秀

拾遺評事赤尉皆以一望一官標一選重秩卑

唐白

居易上疏蒙恩授臣左拾遺謹按六典其甚一其以甚一云云所以卑秩者使位未足惜身未足愛也所以重選者使下不忍負心上不忍負恩夫位未足惜身未足愛然後能有闕必規有違必諫朝廷得失無不察天下利病無不言此國朝時人稱重唐歸登拜右拾遺時置拾遺之本意也白集時人稱重唐歸登拜右拾遺時執易等以危言忤旨初執易草疏成示登登動色願寄名雷霆之下安忍君獨當自是同列進諫登每聯署無所迴避一本傳公議歸重王徽字昭文為右拾遺書二十餘上言無回忌一浩然一分紀

聞即應論

薛廷老寶歷中為右拾遺舒元褒等入閣論事穆宗厲語詰之元褒不能對廷老曰臣等

以諫為職有本傳事無不言

白居易元和中為左

奉時人服其不撓本傳事無不言拾遺被遇憲宗一

一 | 滿別決  
摩多見聽可論執強梗  
白居易後對殿中 | | | 帝未諭輒進曰陛下誤矣帝變色

罷謂李絳曰是子  
我自拔擢乃敢爾  
詞旨典美  
陳子昂為右拾遺上疏陳事 | | 皆 | | 並本傳

諫迎軒轅  
唐宣宗大中十一年左拾遺王譔右拾遺薛廷傑上疏 | 遣中使往羅浮山 | | | 先生

詔云云閱自來章  
深納誠意分紀  
諫營興泰  
唐虞藏用為左拾遺則天將營興泰宮藏用諫曰離

宮別館亦以多矣更窮人之力以事土木臣  
恐議者以陛下為不愛人務奉已者同上  
諫將中人

白居易為左拾遺時王乘宗叛詔吐突承璀出討居易  
一曰唐家制度征伐專委一帥比年始以 | | 且承璀

為制將四方聞之  
乞出宮人  
元和四年旱甚下詔蠲貸白居易見詔節未詳即 |

盡免江淮兩制以挾流  
時目柳篋  
唐柳棻遷左拾遺公卿朝野託為賤奏 |

唐以其博與一御題魯直國朝魯宗道為右正言事有

為一並本傳一御題魯直違誤風聞彈疏真宗稍厭之

一日自訟於上前願得罷去上悅其忠慰勉一言行錄一詔置諫官

劉煜傳煜字耀卿天禧初一御史十二員一增直

煜與魯宗道首與其選推為右正言東都事畧一增直

諫員一孫甫字之翰仁宗方銳意更用二三大臣乃極

筆除名一余襄公靖字安道慶歷三年上置諫官以開廣

輒言無所回一上指字問余襄公靖為右正言當使契丹

避言行錄一事許面對天禧二年左正言劉

為目一其一二一事許面對天禧二年左正言劉

之盡而後已一涑水記聞一事許面對天禧二年左正言劉

之長編一章請面上天禧元年始詔兩省置諫官六員不

兼他職考所言以為殿最首擢魯宗

道與劉焜為右正言先是諫官一類錄閣門進又罕待  
到者宗道一論事而一奏進司遂為故事仁宗實錄

作賦知名

夏侯嘉正傳嘗使巴陵一洞庭一大

獻歌稱

旨

至道元年和嶸迂右正言一詩一上謂近臣曰宰相子有文采能負荷堂構如嶸者不可得也

差遣不當

慶歷四年以修媛父張克佐提點開封府縣鎮公事右正言余靖上一克佐不當得此

一上曰朕不以女謁用人若物議一允一與一耶洙水記聞

言政事當斷

韓憲肅公絳除右正

言時大臣佐佑時政務循故事公一日奏一便但言來

不憚追改也言行錄伯雨號懸章

任一字德翁性剛鯁持論勁正為諫官僅半載所上一百八

疏皆像天下治體

曾言對客問

善孟后之廢也誕三與

浩書勸使力請復后浩不報及浩以諫立劉后南遷誕著玉山主人一一一篇以譏之識者或以比韓愈諫

臣論四

### 荆公上田正言書

正言執事某五月還家八月抵家每欲介西北之郵布一

書道區區之懷輒以事廢揚東南之吭也舟輿至自汴者曰十百數因得問汴事與執事息耗甚詳其間薦紳道執事介然立朝無所跛倚甚盛甚盛顧猶有疑執事者雖某亦然某之學也執事誨之進也執事獎之執事知某不為淺矣有疑焉不以聞何以償執事之知哉初執事坐殿廡下對方正策指斥天下利害奮不諱忌且曰願陛下行之無使天下謂制科為進取一塗耳方此時窺執事意豈若今所謂衆方正者獵取名位而已哉蓋曰行其志云爾今聯諫官朝夕耳目天子行事即一切是非無不可言者欲行其志宜莫若此時國之疵民之病亦多矣執事亦抵職之日久矣向之所謂病者今或瘳然若不可治矣向之所謂病者今或瘳然若不可

起矣曾未聞執事建一言寤主上也何向者拮斥之切而今之疏也豈向之利於言而今之言不利邪豈不免若今之所謂舉方正者獵取名位而已邪人之疑執事者以此為執事解者或造辟而言詭辭而出疏賤之人奚遽知其微哉是不然矣傳所謂造辟而言者廼其言則不可得而聞也其言之效則天下斯見之矣今國之疵民之病有滋而無損焉烏所謂言之效邪復有為執事解者曰蓋造辟而言之矣如不用何是又不然臣之事君三諫不從則去之禮焉執事對策時常用是著于篇今言之而不從亦當不翅三矣雖惓惓之義未能自去孟子不云乎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下亦辭其言責邪執事不能自免於疑也必矣雖堅強之辯不能為執事解也乃如某之愚則願執事不矜寵利不憚誅責一為天下昌言以寤主上起民之病治國之疵蹇蹇一心如對策時則人之疑不解自判矣惟

韓愈與李拾遺



書

十二月某日愈頓首伏承天恩詔河南敦諭拾遺公朝廷之士引頸東望若景星鳳皇之始見也爭先覩

之為快方今天子仁聖小大之事皆出宰相樂善言如不得聞自即大位以來於今四年凡所施者無不得宜勤儉之聲寬大之政幽閨婦女草野小人皆飽聞而厭道之愈不道於古請問先生世非太平之運歟加又有非人力而至者年穀孰衍符貺委至若干紀之姦不戰而拘累強梁之兇銷鑠縮粟迎風而委伏其有一事未就正自視若不成人四海之所環無夫夫甲而兵者若此時也拾遺公不疾起與天下之士君子樂成而享之斯無時矣昔者孔子知不可為而為之不已足跡接於諸侯之國即可為之時自藏深山牢闕而固拒即與仁義者異守矣想拾遺公冠帶就車惠然肯來舒所蓄積以補綴盛德之有闕遺利加於時名垂於將來踴躍悚企傾刻以冀又竊聞朝廷之議必起拾遺公使者往若不許即河南必繼以行拾遺徵君若不至必加高秩如

是以辭少就多傷於蕪而害於義拾遺公必不為也善人斯進其類皆有望於拾遺公拾遺公儻不為起使衆善人不與斯人施也由拾遺公而使天子不盡得良臣君子不盡得顯位人庶不盡被惠利其害不為細必望審察而遠思之務使合於孔子之道幸甚愈再拜李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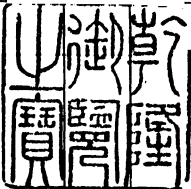
詩集趨丹陛

聯步——分曹限紫微曉隨天仗入暮  
惹御香歸云云聖朝無闕事自覺諫書稀

岑參寄左  
省杜拾遺

升諫署

初——是真仙浪透桃  
花十五年鄭谷賀章拾遺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後集卷二十四